

一部无法拒绝的感动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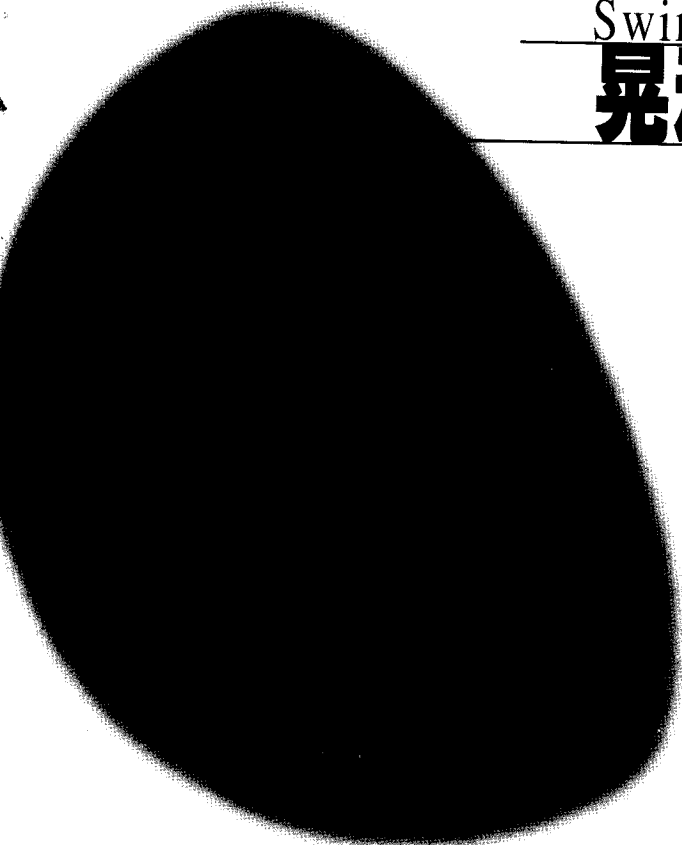
晃动的生活

黑可可 / 著



Swinging
Life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Swinging Life

晃动的生活

黑可可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晃动的生活/黑可可著.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0.10

ISBN 7-5057-1663-8

I. 晃… II. 黑…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9903 号

书名	晃动的生活
作者	黑可可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通县向阳印刷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50 印张 150000 字
版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1663-8/I.438
定价	16.8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晃动的生活	1
黑暗中的公主	183
冬天的时候我要给你温暖	191
有时寂寞的都市	199
我的爱情浅	209
缘尽不伤心	215
爱无回程	221
情事	227
凯瑟林杜大小姐	235
张大立同学	243
阳光灿烂的日子	253

晃动的生活



第一部

一 大马

大马是我的须眉知己。

一九八九年的夏天在同学的生日晚会上认识了他。那一夜的大马是引人注目的，今天的我无从记起最初有过什么精彩对话，而这些对话是如何使我们关系渐渐融洽，以至于在晚会结束后，我是坐在大马的摩托车后座上回学校的，要说明的是八十年代末骑摩托车的人还寥若晨星，又高又大又帅气的大马是那个季节的夏夜里最亮的一枚。

相识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常常会收到大马的传呼，约我去参加五花八门的聚会。

参加聚会的家伙们大都有点自以为是，他们稚气未消，壮志未酬。灯光总是很暗，是对面陌生人嘴角浮起的浅笑，暧昧不清，用意不明。音乐总是很轻，是江南女子细声软语，吸引你去想象她言语后的细致心情。

在这种刻意造作的灯光与音乐里，年轻人有了渴望邂

DLSS/16

近激情的冲动。他们端着盘子，举着酒杯，象征性地吃些东西，窃窃私语，不时爆发出夸张的大笑。

这种看起来很西化的聚会，在八十年代末的S市年轻人中极为流行。

大马向他们介绍我时总说：“良三，学国际贸易的。”那时候这个专业还极为时髦，我也因此换得了一些羡慕的目光，全然没有想到十年后的今天这已成了一个垃圾专业，几乎混不饱我的肚子……

我介绍大马总是这样说的：“大马，我的好朋友。”听起来挺简单，其实却大有学问啊。你想，要是什么也不说，他们会以为大马是我的男朋友，大家会自作聪明地自以为心照不宣。大马则会以为我轻视他；而加了“好”字后，效果便大不一样了，他们会想：“啊，只是好朋友，朋友而已。”大马会想：“啊，我不仅是朋友，还是好朋友呢！”于是大家都会轻松随便。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出生的女生是被各种道德观念喂大的。“社会是复杂的，对异性要远离。”这样的话你一定听得频繁，我们的触角比蜗牛还要敏锐，任何危险还没来得及张牙舞爪，女孩子们就会缩回几近透明并自以为坚硬的壳中。

虽然希望把大马界定在好朋友的位置，可是我依然喜欢跟他在一起。对他，有种不用设防的安全感。

直感来得十分准确。

即使对男性理解粗浅，而大马对我那种类似同性朋友

的友谊使得我隐隐地感觉蹊跷，而答案的最终揭示却令人猝不及防。

二 李威兄弟

李威的出现，犹如具有巫气的黑色蝙蝠，扑扇着他油黑发亮的翅膀，掠过我青春晴朗的天空，不仅遮蔽了阳光，还带来了雨季。

我与他原本没有相知相爱的缘由，至今我依然不解命运之神出于何种想法让他在我的生命里不可避免地掠过，他的侵入使我感觉人生充满玄机。

大学二年级末，大马介绍我来到东方华集团，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李威。

总经理李威坐在一望无垠的办公桌后的宽大的转椅里一言不发，很阴郁。他见我进来并没有起身，对大马也只点了点头，他的肤色黝黑，目光矍铄，微微的自来卷儿黑发。

他直视我。

尽管是面试，我却不怵。

不管是李威，还是他的哥哥李强（这家企业的董事长）都无法给我造成心理压力，因为我知道他的家乡 X 镇是一个小地方，李强不过是 N 市一间没有名气的学院的大专生，而李威好像是连高中都没有上完吧，他们不过出身于有一些家底的海岛人家罢了。

晃动的生活

有什么可怵？心在俯视他们，尽管我的目光充满了对他们的敬畏。

后来李威在阳光普照的南京路上对我说：“你知道吗，你来的第一天，李强就问我是不是想追你。我说是，然后我就有了各种的机会。”现在想起来，的确是这样啊，那时候我常常有跟李威一起出差的机会，原来是这么回事。

李威颇为得意地说：“只要我们想得到的，就没有得不到的。”他用倨傲的口气说着痴人的梦。他的气焰让人颇为不快，为了不使他凭白无故地做这种没有意义的梦，我决定将他的梦斩钉截铁地扼杀在摇篮里。

盯着他的眼睛：“你以为你得到了吗？你得到了什么？我的身体还是我的心？别做梦了吧。”我冷笑着说。“你看，太阳多好啊。”李威显然听不懂我的话，他茫然地看着我。

我对他灿烂地笑着，冷酷的目光刺中他的心，他的自卑渐渐上涨。我昂着头，看见青春的翅膀飞过不知愁的天空；看见他眼里的惶恐毫不迟疑地掩过他的骄傲。

李强的太太是在那个夏天的八月十三日去世的。

那天，李威对我说：“良三，跟我去看看我的嫂嫂好吗？她快不行了。”对于李威的嫂嫂，李强的太太，我从李威那里已听了不少的关于她的消息。李威曾经将她发表的文章给我看过，并希望能得到我的艳羡，而那些小资情调极浓的豆腐干，只能换来我的哂笑，不得不承认那时的我是极其刻薄的，可能正由于这种刻薄，使得李威对我始

终锲而不舍，虽然最终也未能修成正果。

咪咪在病床上躺着，她的嘴角流着血，她的手臂上有着密密麻麻的针眼，她说话的声音有气无力，她的目光温和而苍白。她把我的手放在她的手上握了握，又将我的手放在了李威的手上。然后对李威点了点头：“很好。她很好，你要好好待她。”当天晚上，这个安详并曾经美丽的女人就去世了。而与她握手的感觉以及她说的那些话，我不能不相信与李威的那一段纠缠是与她的暗示有关。

李强在太太去世的六个月后就跟另一个女人同居了。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打击并对爱情产生了怀疑，他们俩曾经是多么相爱的一对啊。当李强出差的时候，咪咪总是一个人一壶咖啡，度一夜，等着李强的归来，这就是恩爱夫妻啊。

我也曾见过李强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对着咪咪的照片垂泪，那是咪咪去世后一两个月的事情，可是为什么在半年内事情就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

我在公司加班，李威送宵夜给我。夜风轻轻吹过，我听他讲一些他小时候的事情，正说着，听到有人开门的声音，李强挟着一个女人进来，那个女人是李威兄弟同乡的一个老板的新寡太太，二十八九，很苗条的身材，中分的直发一泻到腰间。

他们见了我们很是局促：“那么晚还没走？”李威很不给他哥面子：“我们在工作，你们在寻欢！”那个女人没有什么表情，淡淡的，却显出她的一派无辜。李强漫不经心

地说：“你在讲什么？”便走进了董事长办公室，并很重地关上了门。

我识趣地告辞，李威气得像只生气的老虎，他破天荒地没有送我，据说他敲了一夜他哥办公室的门，闹得李强夜半三点打开门来，他们三个无语相对坐了一夜。

我说：“你到底想做什么？他们俩一个鳏，一个寡，你有什么权利干涉他们的自由呢？”他像水牯一样，一言不发。一言不发不能代表他的妥协，他蛮横地干涉着他们的事。

直到有一天，那个女人骗了另一公司的钢筋款，逃之夭夭时，我才明白李威的正确。李威说：“X镇屁大的地方，谁不知道谁啊，我嫂嫂尸骨未寒呢。”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他，用他最简朴的语言指责他们。

李威不多的几句话，却让我怦然心动。一诺千金的爱情是我的理想。李威肥大的长裤跟八十年代末期那些紧裹臀部的牛仔裤形成的鲜明对比以及他在哥嫂婚姻上的态度成了我们之间比海还阔的差距间的摆渡。

我在海的这一边欣赏着他那老套的观念并感觉到旧式男人的可靠。尽管如此，我依旧感觉到他对我充满了威胁。

三 噩梦

那个梦境一直在追逐我。

梦中是一片深蓝色，谁说梦没有色彩？

我在深蓝色的空间里狂走。好像是天将亮未亮或是将黑未黑时，整个世界静悄悄的。唯有水声一声强过一声地在不知近远的地方响着。

我走在山洞里，水漫过脚面。水里有着各种的爬行动物：蛇，鳄以及奇奇怪怪的蓝色的鱼。

我狂走，好像要回家，而却不知家在哪里。

令人窒息的蓝色愈来愈沉地压在我的身上。

水中的那些动物愈来愈轮廓清晰。我听见自己的空洞紧张的脚步声愈来愈快，愈来愈急，最后成了一路狂奔，溅起的蓝色水花，像海浪一样迎面扑来。

终于到了山洞的尽头，前面是白茫茫的水面，什么也没有。

后面是令人恐惧的蓝色山洞，前面是一望无垠的水面，没有退路。

如果有一种感觉是恐惧无助，那一定是它了。我擦着汗，擦着泪，却没有一个人，没有人，没有人能帮我。

这个梦自我离开张家大院（小时生活的地方，第二部提及）就一直追随着我，它同N市的潮湿天气一样浸入我的生活。我在深夜里醒来，再也无法入睡，我跟父母讲那些可怕的梦境，他们总是轻描淡写，并不关心。

那段时间我是无助的，白天的快乐与夜晚的恐惧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不愿意上床，上了床也不愿意闭上眼睛。那些蓝色，那些动物，那白茫茫的水面使我的童年充满了

恐惧。

没有人能帮我，没有人。

我在深夜里睁着眼睛盼着天亮，看着晨曦渐渐漫过窗棂，然后心事重重地背着书包，走在哥姐中间去上学，我们有着一样的步伐，可是我知道我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我一直以为孩童的伤心是真正的伤心，孩童的无助是真正的无助。亲爱的朋友，当孩子在谈到令他害怕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一定要仔细地听啊，即使那是他的梦境。

四 事件一

我想那件事已在命运中蛰伏已久了，它等待着一九九二年夏季的来临已等得很不耐烦，要不我怎会如此轻率地答应跟他们一起去普陀呢？

九二年的夏季，毕业分配基本尘埃落定。李威、大马、前前和我一起去了那个在我的命运中蛰伏了许久的海岛。

开始的时候，事情一切正常。

天湛蓝，海碧绿。当地渔民做三产，好多人家都开了旅馆，干净而便宜。我们一行四人，住进了一家叫做“留三”的客店，那是一幢老式的木质楼房。

我们租了一层，所谓一层也就是二间房，里一间，外一间。我和前前（大学同学，后文有叙）住在里间，大马与李威住在外间。

我说过一切都很正常，一直到第三天。我们准备打道回府了，突然间台风说来就来了，我们被困到了岛上。电话，电报一切不通。

与现代生活完全地脱离了，这种感觉是自在的，我们终日缩在木楼里，吃海鲜，聊天。

而突然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的谈话出现了空白。

突如其来的去海边的欲望抓住了我，这欲望不可遏制：“我想去海边。今天的风小了许多，我想去海边。”

在谈话的空白处，填上了我的欲望。

那正是傍晚七八点钟的光景。雨打在青石板上滴嗒作响，风雨和着寺院的洪钟声从窗外走过时发出箜篌般悠远静谧的声音，远处天空上沉重臃肿的大块乌云缓缓地移动，把那个早来的夜衬托得无比安宁。

欲望来的十分强烈，那真是命中的劫难，现在回想起来那非去海边的欲望之迫切依然能使我不寒而栗。

房东闻讯跑来说：“不行啊不行，这样的天不能去海边啊。”我说：“怕什么？我二年级就能渡江了！”

在我一再坚持下，一行四人在晚间九点钟的光景来到了海边。

扑面而来的是万马奔腾，万军厮杀的场面；风雨裹着海的咸湿味儿一下子就将我们推进了一种奇怪的氛围里。

海浪呼啸着冲向沙滩，而沙滩上却空前地寂寞，没有人，没有鸟，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而你却能感觉到生命的绽放与激情的澎湃。

晃动的生活

我听到血管里的血液如海浪一样的汹涌，心在高唱，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与冲动攫取了我；一边尖叫着一边脱掉披在身上的宽大衣裳，我飞快地向大海冲去，大马和李威如赛跑般跟在身后。

“等等，等等！”李威叫，“把手拉起来，一起进去！”已经在海边嬉戏了几天，所以我的心里没有什么畏惧。

“来啊来啊，一起去吧！”我一边向缩成一团蜷在海滩边的前前喊，一边与李威大马手拉手向海里跑去。“一二三，跳啊！”话音未落，突然间漫天漫地的深蓝将我卷了进去，从儿时便潜伏在梦里的劫难在这里终于盼到了我！

我明白我完了，在梦里是没人帮我的，绝望地等待那白茫茫的水面，心里的恐惧猛然膨胀。

混乱中在耳边除了海浪声还有李威的撕心裂肺的叫声：“良三！抓住啊！”李威随着我在汹涌的波涛里翻来覆去，始终没有松过我的手。他使尽全身的力量和技巧终于将我托出了海面，他是渔民的儿子啊！

睁开眼睛看到李威跪在我的身边，他的身后是深蓝色的天和深蓝色的海。他带着哭腔反反复复地叫着我的名字，他的声音让我安慰。

看见我睁开眼睛，他紧紧地抱起了我，好像抱着失而复得的宝贝，大声地哭了起来，他哭得像个婴儿。大马显然吓傻了，他哆嗦成一团，说不出话来，前前在夜的海滩上出奇的宁静，我甚至能看到她眼角隐藏的笑意，她冷静没有表情的面容让我想起了一个人，那个我永远不能忘怀

不可原谅的人：张家婢儿（童年的房客，后文有述），这种感觉在我死而复生的间隙里一闪而过。

我望着深蓝色的压得低低的天和咆哮着的海，安静地笑了：“你们算计了我十多年啊，瞧，有人救我的。”这个微笑显然吓着了李威，他呆呆地望着我，如同望着一个怪物。

后来李威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我恨你的那种笑。”

那个梦仍然一直出现，每当这个梦开始的时候，我总会对自己说没关系没关系会有李威来救我的！果然李威总是以英雄的面目在剧终时出现，他总是力挽狂澜，最后他跪在深蓝色中，满面泪水又满面喜色地俯身看着我。

当这个折磨了我十多年并一直让我生活在对夜的恐惧中的梦第一次有人参与并帮助我的时候，李威已经带着他特有的渔家汉子的步伐不可逆转地走入了我的生命。

五 有关大马

在大马看来，良三的生活是充满阳光的。她的笑声和她的皮肤在阳光下透明清澈，大马常常入神地看着在阳光下的良三，感受生命的活力与快乐。可是大马自己快乐不起来。他又如何能快乐起来呢？

在今天，写到这里，想到大马站在阳光下嘿嘿笑着的神态以及他笑容下隐藏的那受尽凌辱的经历，我还是不由地心痛并无法止住泪水。